

一、文学讲坛

弘扬主旋律,做到“三贴近”的力作

——读“走进‘海西’大型纪实文学丛书”

由福建省炎黄文化研究会、省作协联合组织编纂的“走进‘海西’大型纪实文学丛书”,历时3年,组织作家、新闻工作者近400人次,已经出版11本书,这是弘扬主旋律、坚持“二为”方向、做到“三贴近”的文学力作,原省委书记卢展工多次批示、作序、作总序,省长黄小晶也写了序。历时之长、作家队伍之大、对“海西”经济区建设贴近之紧、卷数之多,可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省前所未有的。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源泉”。正如卢展工同志在《总序》中写的:“近些年来,我省县域经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为广大作家、新闻工作者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提供了一个极其丰富的新闻矿藏。”这套丛书便是作家们深入生活所创作出来的优秀作品。

突出和凸现县市区域的地方特色,全方位、多侧面、多角度反映各地经济社会等多项事业的发展与建设成就,是“走进”系列丛书的一个鲜明特点。

卢展工同志写道:“一个县(市)社会经济的发展,是全省发展的基石。”“县域经济,要重视特色经济。特色经济是市场的优质部分,以特色要素为基

础,以特色产品为核心,以特色产业为依托,往往成为一个县的传统主导产业之一。”《铁观音的王国》突出了安溪的铁观音,《大红袍天下》凸现了武夷山的大红袍,《中国石雕之都》表现了惠安的石雕特色,《扬名中外的瓷都》反映了德化的名牌陶瓷,《电机之都、红茶名乡》写了福安电机的特色经济,《白茶祖地、海上仙都》体现了福鼎作为白茶的发源地,《漫步中国花都》以浓墨重彩描绘了漳州市的花卉,表现花都、花乡的风采,《从田园到海洋》写出漳浦县从农耕文明到工业文明飞跃的特点。

这里可以看到,每本书都突出和凸现了每个县市的特色。然而,它并不是孤立地只写每个地域的特色经济、特色产品、特色产业等地方特点,而是全方位、多侧面、多层次地反映县域的方方面面,其中包括历史沿革、人文积淀、名流显宦、区位优势、城乡建设、科技文教、工农业发展、工贸园区、港口码头、革命老区、民族风情、风俗习惯、旅游景点、自然风光、山光水色等等。如安溪围绕铁观音全方位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安溪发生的一系列巨大变化,“是一部了解安溪发展历程、感受观音铁韵的书籍”(卢展工序)。何少川同志的《走进安溪》,今昔对比,写出安溪的变化,不仅茶叶富民,而且百业兴旺。又如除写了武夷山的大红袍之外,还从多个侧面和角度,抒写武夷山的文化和自然景观。原武夷山的市委书记张建光开篇《武夷山水一壶水》,把武夷岩茶与武夷山水精神融为一体、情文并茂。在写德化瓷都和瓷产业历史发展道路、成就、前景时,还把镜头对准陶瓷产业集群中的一批富有代表性的先进集体和个人,并写了德化的生态文明建设、戴云山风光等。《从番薯县到百强县》(黄种生文)不只反映惠安的石雕历史和新发展,还采写斗尾港区的开发和巨变、园区经济、惠泉啤酒企业等多方面观照的历史性变化。白茶祖地福鼎,“如同打开一列福建县域经济的文化橱窗、旖旎多姿的山光水色和纷呈斗彩的特色产业交相辉映,让人徜徉不尽”(《前言》)。这里的经济、文化、自然景观,都一一呈展在读者面前。

以独特、新颖的视角,选择典型,注重挖掘文化内涵,表现经济和文化相依存关系,是这套丛书的又一特点。

如何少川同志的《古诗文中的武夷茶》,引用范仲淹茶歌,陆羽《茶经》,陆游、袁枚的诗,蔡襄的《茶录》等,从大量古诗文中“感受





到武夷岩茶的珍贵和魅力”！深入挖掘铁观音茶的文化底蕴。他在写漳州花都文章《花卉文化异彩纷呈》中，将历史上漳州地区有关花卉的论述，有关花的民间传说，漳州地区民间创造的与花有关的民谣以及形成的一些有趣的花俗，以花为题材的谜语、谚语，水仙花雕刻和榕树盆景艺术等，作为一种优秀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挖掘出花卉的文化内涵。我所写的沙县小吃，也是作为中华饮食文化，永定的土楼，也从客家土楼文化的角度来观照。贯穿丛书的文化内涵的挖掘，又能体现经济和文化相辅相成、互相依存的关系，也是一个独特的视角。

独特而且新颖的视角，又如黄种生的《龙腾凤舞起楼台》，从安溪的省心亭、静心亭、清心阁、涵虚阁、明清楼等的亭、台、楼、阁，反映安溪当地经济繁荣之时，不忘精神文明建设、发展文教事业的卓识远见。文中旁征博引，说古谈今，以古喻今。又如蔡天初的《德化陶瓷制造与数学思维》，作者运用数学的“运筹学”和“图论”；“对称”、“重合”、“全等”、“平行”、“相交”、“相似”、“四色定理”等思维，联系德化陶瓷的制作，视角新鲜。又如林思翔的《福祥安康话福安》，以一个“老闽东”的独特视角，全方位透视福安的新变化，展示福安打造“区域生态环境良好，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生态型港口城市。如吴建华《绿色家园》，分别写德化的“绿色环境”、“绿色产业”、“绿色食品”和“绿色陶瓷”四个方面，以“绿色”贯串，视角新颖。又如章武的《有了爱，就有了一切——记秦建华、吴碧华夫妇及其“振华雕塑”》从冰心文学馆的冰心塑像切入，他发现这座冰心塑像就是惠安振华雕塑厂厂长秦建华的作品，写了秦氏夫妇的故事，引了冰心的话，语带双关，这“爱”也是这对夫妻及其对事业的爱，富有独特新颖的视角。

这套丛书的另一个特点是：寓丰富的思想内容于完整、严密的体例之中，达到内容与形式的和谐统一，以利发挥文学为海西先行的积极作用。

作家依据在采风中的感受，在定题会上自报题目，然后按照书的体例，适当调整，建构一本书的完整、严密体例。每本书从内容出发，拟定篇章，各有特色，但大体包括三个部分：上篇是综合篇，往往有县委书记、县长访谈录以及表现县域的主要文章；中篇一般

突出本地特色、地方的主要特点,有典型企业、公司、人物等等;下篇为其他篇,如这些地方的历史旅游景点、风俗习惯、风味小吃等等。在篇末往往选写若干则小贴士,收集有关趣闻逸事,增加知识性和趣味性。《漫步中国花都》除了报告文学、散文,又以科普小品文体开辟《当家花旦》专栏,介绍漳州特色花卉。本书下篇《名花·美文》选了过去发表的一些名家如郭风、汪曾祺、宗璞等写漳州花卉的散文。可见,每册大体相同,又同中有异。其中县领导的访谈录,往往体现该县域的建设蓝图,如何实现蓝图以及所取得进展、成就。如谢宜兴《中国瓷都的“小”与“大”——访德化县委书记陈全顺》,分别从“小”瓷器,“大”产业;“小”山县,“大”城市;“小”政府,“大”服务等方面,以“小”见“大”,全方位展现德化陶瓷产业、山县的城市化、政府职能转变的全貌。哈雷的《瓷冠天下 德化民生》县长访谈录则从民生角度来写,避免重复。邹南清的《打造海峡西岸花卉产业先行发展的旗舰——访中共漳州市委书记刘可清》着重从积极开展两岸及国际花卉产业交流合作,打造“海西”花卉产业先行发展旗舰,窥见漳州花卉产业发展的全景。各书中都有反映闽台关系的篇章和内容,如“闽台同缘”、台资聚集区、闽台茶叶同源同根、漳浦的闽台多缘关系、先行先试的浦台农业合作、台湾农业创业园等。

在采写这套丛书中,曾多次组织作家到各地采风,采取相对固定和流动结合,省里作家和当地、外地作家结合,老中青结合的“三结合”方式,便于作家做到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三贴近”。作家队伍阵容强大,有省里宣传、文化、新闻部门和其他部门的老领导、老作家,现任刊物的主编、编辑,有笔调细腻的女作家。每到一个县(市),还邀请当地老作家和中青年作家参加采写,保证这套丛书的质量。

各级和各部门领导对出版这套丛书都极其重视。出版部门把它作为“优秀图书”来对待。

丛书的编委会,经常总结经验,讨论改进意见。主办单位在此基础上,精益求精,一个目标——力求把它出版得更好。

2010年4月3日于榕城





文苑·文坛·文友

《莆田文学》走过了 10 个春秋的历程。故乡的文友,每每提起这个刊物,都不禁要感谢当时的作家市长吴建华,这刊物是他批准的,并拨给经费。

文艺刊物,是培养文学新人,特别是当地的文学新人的摇篮,是个文艺荟萃之处。

我的文学创作道路,便是故乡文艺报刊铺就的,我曾在这一块培育作家的绿洲里成长。

在故乡莆仙,我读初中时的作文《如何做一个一等的国民》,被发表在校刊上。然而,正式向报刊投稿是进高中以后。当时的小县城仙游,就有两家报纸:《闽中报》、《全民日报》,也都开辟副刊。我受同班同学陈秋玉的影响,开始在副刊上发表处女作小说《阿槽》,是以班上一位同学为模特儿的习作。把手迹化为铅字,当时的兴奋是难以形容的,发表都不用真名,却喜欢飞奔快马的形象,从字典上捡了“骧骠”两个字为笔名。有次,副刊编辑在同版上发表我的文章,另一篇的笔名是编者给我取的,为“许郎”。之后,这也成为我常用的笔名之一。莆田的几家报纸,也都有副刊,我的诗歌常在刊物上发表。此外,还在仙游师范毕业生、未见过面的文友田家儿(笔名)编的《惠安日报》《离离草》副刊上发表作品。又在福州、台湾等地报刊上发表。报纸的副刊,像一块块园地,上面长着文学青年栽种的一朵朵小花,虽充满稚气,花瓣上却带着莹晶的雨露,使她显示出生机和活力。记得当时编辑并没有给作者寄剪报,我和